[译文] 第一章 寒风中新宿的岔口

一

被寒意弄醒的坂崎磐音将身体蜷缩在被褥中。不一会儿，肚子咕咕作响。

已经有两日没有进食了。“不想想办法的话”。他窝在薄薄的被褥中却想不到什么好主意。

明和九年二月的目黑行人坡道的大火和连年的农作物歉收导致社会气氛阴郁，为了鼓舞人们的精神，政府在十一月十六日将该年改元为安永元年。

然而，在深川六间崛的金兵卫大杂院中，独居的坂崎磐音却没有收到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

（睡着也不是办法，还是起来吧）

磐音这般想着，便决心从被子里爬出来。

突然肩膀上一痛，牵扯到了身上的伤势。

一月前，在两国桥与天童赤司的决斗所受的刀伤基本痊愈了，但是手上的动作还不很麻利，还不能回到处理鳗鱼的工作。

磐音将被子叠好放在屋子的一角，提着手巾向井边走去。大杂院中的男人们都已经出门了。

在狭小的金兵卫大杂院中的住户们尽是挑担走货的民夫和职人，无业在身的只有磐音一人。

卖麦芽糖的五作的老婆阿种一边洗着他丈夫发黄的越中兜布裆一边问：“小哥，伤势还没痊愈吗？”

“已经无碍了，不过清理鳗鱼需要手指保持敏锐，大概还需要3，4日的时间吧”。

宫户川的铁五郎老爹嘱咐说：“不工作也没关系，早饭的话尽可来吃。”

早上花费2小时到3小时来处理鳗鱼能够得到70文的工钱和一顿早饭，这是和宫户川之间的契约。但是，不劳而食让人于心不安。

磐音洗了把脸，顺便用水垫了垫肚子。但是，从昨天开始就粒米未进，只喝了一口就作罢了。

“坂崎”。

磐音循着喊声回头，发现柳次郎站在大杂院的下水道旁。柳次郎是北割下水的贫穷武士的次男。

“品川”

这个时候在哪里都找不到工作。

看这对面的脸，今天的情况就可窥一斑了。

柳次郎毫不留情地说：“磐音你看上去也没有吃饱饭的样子嘛”

磐音无力地笑着回道：“肚子奏乐，别有一番雅意”

阿种苦笑着说，“我服了，你们这两个人啊”。

两人目前都是独身，对现状一点儿紧迫感都没有。

“接下去一起去内藤新宿吗？”

“那边有工作可接吗？”

“这就去看看。”

作为甲州道中的一处客栈，内藤新宿建于元禄十一年，位于日本桥和高井户客栈的4里地之间。然而，当时的往来人流和物产流通并不频繁，唯独食宿客栈比较兴旺，因此，幕府在享保三年将其废弃。

其后，随着江户町的扩大，内藤新宿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阔别五十年后迎来了再次复兴。

“半年前，因为内藤新宿重新获得营运许可，贩卖妓女的商人和赌徒不断涌入，似乎兴建了游乐场和赌馆。我的朋友告诉我容易在御府内找到工作。坂崎也一起去吧。”

“从深川能够通道那里吗？”

“因为有两里路，应该是不行的。但是，坂崎你和我眼下如果找不到工作就要饿死街头了。总之，是力气活。”

品川柳次郎似乎有目标的样子，说是要住宿几天。

“我现在去做出门的准备”

磐音回到大杂院穿上陈旧的裤裙。他将二尺七寸的备前包平和一尺七寸三分的无名刀匠的短刀插入腰间，双刀的重量马上让其感到腰间像是挂了铅。

空腹徒步去内藤新宿吗，磐音的脑中闪过一丝不安。

“久等了”

他和柳次郎刚从木户口出发就遇到了穿着冬衣的房东金兵卫。

“金兵卫先生，我们正出发去内藤新宿找工作，一回来一定会将房租支付给你”。

“内藤新宿的，是在红线外吧”

金兵卫的意思是说内藤新宿在江户市外。

土生土长的柳次郎回答道：“怎么会，内藤新宿绝对是在红线内哦”

并接着说：“房东先生，尽请放心”

“我想去那儿算不了什么”

听完金兵卫的送别语，；两人从六间崛町出发，经仍仓后，通过新大桥。

柳次郎展开从怀中取出纸包，是上面撒着一层白粉的芋头干。

“哦，这看上去很好吃啊”

将蒸好的萨摩芋头干燥后撒上糖，这对饥肠辘辘的磐音来说无疑是一道美食。

柳次郎用未曾有过的温柔声音说道：“是母亲做的”

“有了这个，总能坚持走一阵了吧”

渡过了新大桥后沿着大名宅邸出了日本桥川。然后向着皇城的西边进发。穿过鱼河岸后从日本桥进入东海道。

两个年轻人的脚程很快。从数寄屋桥门到虎门，再从赤坂门到溜池到四谷门。其后，围着城向右绕行半圈并从四谷大道出来。

道路两边的町屋向着前方延伸，其后的士兵住宅向两边扩散，不断有货铺学工背着包从这些士兵住宅出来。

下级武士家都做着一些兼职，学工们将上完色的毽子板从他们哪里回收。

“身体的状况怎样，能使刀吗？”

“三四天前就可以空挥了。没有感到不适，已经没关系了”

柳次郎小声说道：“坂崎你真是值得依赖啊”

“有什么工作目标吗？”

“都到这里了，坂崎你也不会说不做了吧”

磐音看着柳次郎说道：“不，违反法律的事情我不做”

“是什么工作呢”

“嘛，是助拳”

“助拳？”

坂崎听后呆了一呆。

“食宿客栈的老板们都对四月份内藤新宿的再兴翘首以盼呢。不，表面上政府并未答应他们的请求。最终，以将军到访马场，四谷时，作为打猎用的御用客栈的名目允许了。当然了，背后动用了大笔金钱来允许150人多人的陪酒女”

柳次郎对情况非常清楚。

前方已经看得到大木户了。

“从大木户开始，下町，中町，上町和东西九丁十间，南北不到一丁的范围就是新宿。虽然中町有太宗寺，但围着这门前的范围，四谷大木户的放贷人黑木屋的左兵卫和上町的赌徒新场的卓造之间剑拔弩张，双方都在招募助拳的人”。

“会演变为打架吗？”

“不清楚，我的感觉是不会”

磐音和柳次郎向着元和二年设立的大木户靠近。原本，大木屋的意思是通向江户城下的入口，因此金兵卫说内藤新宿位于红线外也并没有错。

道路的两旁立着石墙并设有值班小屋。街头揽坐的轿子等着客人，马屁装着货物来往与其间。

“可疑的人聚集在驿站，官府默不作声吗”

“坂崎，所谓可以的人正式我们啊”

“啊，确实如此”

“没有这桩事，我们就赚不到一天两文钱的生意啦”

“啊？一天竟然有两文钱?”

“左兵卫和卓造双方正在一较腕力高下，新八说工钱也涨到两文了”

安东新八和柳次郎一样来自贫穷的武士家庭，是家中的三男，与磐音也是相知。

“安腾在哪一方就职”

“现在似乎栖身于新场的卓造处”

“我们也去那里吗？”

“不，我们首先看看情况”

两人的行路两旁都是客栈或者正在装修的临时建筑，陪酒女已经开始挥着手招揽客人了。

驿站的中间的临时建筑看上去似乎是驿站旅馆和预备旅馆。

原本，利用甲州道中拜见将军的大名家主要是高远藩的内藤家（内藤新宿的名字由来），饭田藩，高岛藩。其他，还有甲府值班和八王子的千人规模的下级官员。驿站旅馆建的非常气派。

“让开让开”，奔跑信使的喊声，狗的叫声，女人的拉客声，买卖声，马的小便声。

杂乱无章，熙攘喧嚣，新宿到处是开拓的繁忙景象。无法感受到有两股势力正围绕着新宿的控制权大打出手。

“应该就在这附近”，柳次郎打探着新场卓造的根据地。这时，从20坪的屋内传来女人的声音。

“这位帅气的小哥，等等啊，大白天的不来我这里坐会儿”。

是位画着浓妆的重点妇女。

“姐姐，算了吧，话说回来，你知不知道新场老大的客栈在哪里”

“什么呀，原来是没钱待工的保镖”

“等赚了钱就把你们包场，怎么样”

“切”，女人吐了口口水指了指地板。

“搞什么呀，原来卓造老大就在这里啊”

“保镖的话已经足够多了，就算低头请求也只会被拒绝”

“来晚了吗。好姐姐，这里应该有个叫安腾新八的武士，能不能帮我喊他出来”

柳次郎从怀里掏出剩下的芋头干交给女人。

“什么鬼，有用芋头钓女人吗”

“现在身无分文，就用芋头忍耐下吧”

女人连着包芋头的布一把抢过来，说道：“那个武士被赶出了哟”

正在此时，玄关前传来声音，“老大走好”。一个披着条纹外套的胖男人和一个身材纤瘦的剑客走向大道。胖似乎是新场的卓造。

两人被喽啰们目送着走向中町。

神道无念流的三浦夕云先生测试了下保镖们的身手，把那些完全不行的家伙们赶了出去，你们的们有是其中最没本事的。

“怎么回事，专门从深川来到这偏僻的地方，人却被赶出去了”

柳次郎失望地耷拉着肩说道：“姐姐，请问新八现在咋哪里”

“她在天龙寺的门前的差点哪里做跑腿的样子”

柳次郎小声道了谢，对坂崎道歉：“坂崎，目标落空了，真不好意思”

“不用在意，就当做是来新宿参观吧”

磐音悠闲地回答道。

“我们去看看安藤吧”

“看他也拿不到一文钱啊”

虽然这么说，两人开始向天龙寺出发。

天龙寺原本位于骏河的挂川驿站。

遵从家康命令，在天河三年迁到江户，火灾后在新宿重建。

天龙寺的名胜是明和四年间笠间藩主赠送的时钟，该钟是江户三名钟之一，由建州道中谷保村的铸造师孙兵卫制造。

两人站在天龙寺门前，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柳次郎”。

声音来自撞钟堂。

两人抬头一看，发现安藤新八手拿扫帚站在那里。

“我和寺里约好打扫寺庙换取住宿，不过这儿比较大，我扫到一半正在休息”

安藤新八说着将扫着扔到一旁，从石阶上走下来。

“坂崎，来的好，帮大忙了”。

“什么叫帮大忙了。我们大老远地从深川来到这鸟不拉屎的新宿投靠你，你却被扫地出门”

“柳次郎，别么这么说吗，我有理由的”。

接着道：“坂崎君，肚子饿了没？”

柳次郎听后追问道，“新八你有可以吃饭的地方啊？快带我们去”

“交给我吧”

新八领着二人走到门前町的小道深处。两旁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临时搭建的小屋，女人们在下场的胡同里洗衣服，男人们无所事事地摸着下巴上乱糟糟的胡子。周边飘散着异臭。

新八将卷起席帘，探头喊道：“老婆婆，在不在啊”。听到房内传来的小声应答，新八一遍笑着邀二人入内一边走进屋内。

熟知本所深川的可以之处，柳次郎踌躇着是否入内。

“作为将来的参考，进去吧”

磐音对他一笑，柳次郎下町决心走进屋内。发现帘后是一间3坪的屋子，屋内天井的一角开了个洞，昏暗的光线从中透下。

房内的深处有间壁，对面是一个老婆婆。

安藤说道：“请上些酒和吃的东西”

老婆婆应声伸出了手。

“今天带钱来啦”，新八说着从微脏的条纹钱包中取出些钱交给她。

收了钱，老婆婆递给他们一个缺角的酒壶和三个茶碗。

“吃的也很美味哦”

新八看上去轻车熟路，他将酒从酒壶中倒入三个茶碗，然而对这大家说道：“为了庆祝坂崎的康复”

新八说着将茶碗送到嘴边。带着乡土味的酒从舌尖扩散到喉头。

柳次郎将酒一饮而尽，然后哈地叹了一口气。

二

“告诉我经过”

柳次郎向新八命令道。

“新场的卓造和黑木屋的左兵卫两房正围绕着内藤新宿的客栈经营权明争暗斗。此外，他们也在争夺在太宗寺的分寺（地藏院）开设赌场的权利。地藏院让两房相互竞争，从而抬高价码。”

“这些臭和尚，物欲很深”

“聚集了十五、六个四谷附近的武士，头领是根来百人组的一个叫做大村陵角的男人。”

根来百人组是公家的铁炮部队，在现今的和平时期担任前门第三门的的守卫。俸禄微薄，从三人三十袋稻米到两人十五袋稻米，住在内藤新宿内的组屋中。

作为幕府的下级武士的百人组是平穷的别称。

根来众也将共同的驻地，大绳地的空地利用起来，女人们卖力做着栽培杜鹃花的临工，成为江户的名产。

但是，光靠女人干临工养活不了一家子，根来众还作为战斗集团受雇于商人。

幕府在他们正常履行公职的前提下默许了这种行为。

“新场的赌徒才聚集了二十人，根来众的黑木一方有着人数上的优势。于是，在熊野十二社开了个奇怪的道场，将神道无念流的三浦夕云请了过来。”

“那么，新八你被要求测试本领了？”

“那家伙粗鲁得很，有人被折断了手腕。所以我一个劲儿东逃西串，故意让他们把我赶出门。要是堂堂正正地面对面，我觉得能留下来。”

新八边说变虚张声势。

“是吗？”

“柳次郎，我本意并不想干助拳。赚得差不多了就来到了内藤新宿。因为，我发现新场和黑木屋之间的争斗是要动真格的。有命才能继续赚钱，对吧。”

磐音问道：“你是说两派之间不会罢手？”

“正是如此。听说町奉行所想通过煽动两派开战来让他们自生自灭。这一点儿让人很怀疑。”

新八蒙着头想。

新八君，这时传来了老婆婆的声音。她端着装着煮食的大碗走了过来。

“新八，这是什么啊”，柳次郎捏着鼻子问道。

“兔子肉哦，相当好吃。”

“我就算了”，柳次郎摆摆手说道。

“我开动了”

磐音用筷子夹起一块兔肉，独特的香味扑鼻而来。放入口中，肉汁在口腔中扩散。

“老婆婆，这真不错。”

磐音在丰后国的关前吃过野猪和野兔肉。

老婆婆咧着嘴无声地笑了出来，里面没有一颗牙齿。

“坂崎你来的话那正是如虎添翼”，新八将兔肉放入嘴里说道。

“新八君，就我现在所见，驿站还没到一触即发的气氛。”

“白天和晚上的内藤新宿完全不一样。两派之间的小规模冲突随处可见。等天龙寺响起四次钟声的时候你就等着瞧吧。”

新八笑着说道。

柳次郎看着磐音的脸。

磐音说道：“都来到着了，两手空空回深川看来是不行的了”

柳次郎点了点头。

“不过，两派都凑齐了人，也不再雇佣新人。况且，两方势力之间的较量处于胶着状态，老大们要求避免两方巡视组发生伤亡冲突”。

“巡视组是巡视新宿的吗？”

磐音问道。

“对，两派派出巡视组，争相宣称自己是该势力范围的主人”

“哪方的薪酬高？”

柳次郎问道。

“传言说黑木无的吃食好，新场的女人好，两边的薪酬差不多”

“总之等到入夜吧”，磐音说道。

“老婆婆，请给我们上大碗饭”，磐音请求到。

老婆婆盯着磐音的脸，点了点头。

天龙寺的时钟敲了四次。

7人组成的巡视组从新场卓造的客栈出发。

打头阵的男人提着新场组的灯笼。

五个流氓中有提带着长刀的，也有带着竹枪的。

两个两人提着磨损的裤裙的边缝。

一行人从上町向下町移动，到了太宗寺门口后向左拐。一下子，周边的环境变得昏暗，位于堆头的男人依靠提灯的照明前进。

“竹，小心点，前面可能有人突然袭击提灯人。”

“大哥，不要吓我。”叫做竹的小喽啰停下脚步说道。

“今晚仓田和相原老爷跟着来了，不用担心”

“先生，请不要走在我的侧面”

因为竹中边哭变抓着不放，浪人走到提灯者的旁边。

一行人重新前进。

地藏院的门前有别的亮光在一闪一闪。

“哥哥，是黑木屋的人”

两支队伍在预定开设赌场的地藏院门前意外相遇。

“黑木屋的，这里不是你们的地盘，赶我赶紧滚回四谷”

“说什么呢，地藏院的和尚说这里拜托给我们老板了。要滚的是你们，乘早给我滚回妓院”

两队人马的老大互相谩骂。

但却没有动手的意思。

“这离动手的地步还差得远呢”，柳次郎在磐音身旁说道。

三人在地藏院门前空地处观察数间外两派人人马的对峙情况。

“柳次郎，就是这么回事。老大说了，出外时若没有出现伤员就不要动手。每天赚日薪就好”

“切，没意思”

柳次郎发着牢骚对磐音说道。

“坂崎，有什么想法”

“是呢，这关系到我们的生计”

磐音从怀中取出手巾将脸蒙上。从附近拿来三尺长的棒子，隐没到暗处。

“啊~”

从新场队的后方发出悲鸣声。

“黑木屋藏着别动队，大家小心”

新场队中出现了动摇，黑木屋一派乘机发动袭击。

两派之间出现了混战。

这次是黑木屋乙方中出现了悲鸣。

“啊啊~”

“额~”

发生冲突两发通之间刮起了一阵风，每当棒子挥舞一圈，就有一两人抱着手被扫腿倒地。

这次是新场一方发力向前。

“就是此刻，给我干他么，给我彻底砍了他们”。

磐音再次消失在黑暗中。

没多久听到有人喊：“町方的巡逻队来啦”。

“不好，赶紧跑”

“可无，撤退撤退！”

两房的老大扯着嗓子喊着到。两派人马分别向左右退去。

“这么回事啊”

从黑暗中走出来的磐音将手巾从脸上取下。

“你把我们蒙在鼓里啊，坂崎君”

“嘛，明天就明白了”

“没办法，今天就凑活着睡天龙寺地板吧”

身无分文的三人离开了地藏院。

四谷大木户的黑木屋原本是做抬轿生意的。但这门生意随着内藤新宿的废弃而终止，先代转而经营面向武家的小额贷款。现在，在挂着抬轿门帘的店内，经营着放贷的业务。

坂崎三人来到黑木屋门前是无前。

“咕~”

坂崎的肚子又叫了，柳次郎也被传染了。

好，下定决心的磐音挑起门帘，柳次郎和新八也跟着进店。

“不好意思”

不愧是过去经营抬轿生意的，店内铺着水泥。

**“xxx”，**一些长期未曾使用的轿子被挂在天井的大梁上，还有几架轿子放在屋子的角落里。

里间虽然传出怒吼声，但谁都没有出来招呼磐音。

“你们那，还算是根来众吗。嗯？和一群乌合之众打，竟然有四、五个人折了手，伤了脚。而且，还要我出治疗费，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我可是借给了你们三年份的俸禄啊。混蛋，给我好好干活啊”

黑木屋的左兵卫怒吼着道。

“黑木屋老板，对面也有人负伤”

“而且，其中有一个很强的混蛋加入，大意了”

两人叽叽咕咕地解释着。

“打扰了！”，柳次郎扯着嗓子喊。声音应该是传到了里间，从里面传来脚步声。

“什么事”

领班打扮的男人看着磐音说道。

“听说这里要雇佣人，我们从府内来”

柳次郎简要地说道。

领班定睛看着三人的打扮，对里面喊道：“老板”。不久，走出一个身材高瘦、面容发黑的男人，一身痞气，披着长外套。后面跟着两个人，应该是根来众的头领和手下。

“说是想被雇为保镖”

左兵卫摆摆手说道：“种藏，你在说什么呢。从组屋哪里要雇多少有多少啊”

说着变向里间退去。

“啊，请稍等下，我们队自己的身手有点自信。是神田三崎町的佐佐木铃音道场的许可持有者”。

品川柳次郎擅自将磐音的师傅的名号搬了出来，并夸大了事实。

“什么，佐佐木道场的许可持有者？”

率领根来众的捕吏膳所三五郎盯着他们说道。

“没有瞎说吧”

柳次郎正要挺胸回复的时候，领班盯着安藤新八说道：“你不是被新场赶出来的胆小鬼武士吗”

“什么？被新场赶出来的家伙来我们这推销自己？”

“不，不是这么回事”

柳次郎狼狈地说道。

左兵卫正要走进里屋时，膳所想到这是一个洗刷昨天污名的机会，就对他说道：“黑木屋大人，不能让这些家伙就这么离开，否则之后类似的人会继续出现。把他们打一顿再遣走吧”

说着就跳到水泥地下来。

柳次郎马上退到磐音身后。

磐音气定神闲地问道。

“黑木屋大人，如果我们在比试中获胜的话，你会雇佣我们吧”

左兵卫停下脚步回头说道：“膳所使的是根来代代相传的剑术，如果你能胜过他，我就考虑看看”

“三个人的话能拿多少钱”

磐音身后的柳次郎问道。

“算上被新场赶出的杂碎的话，三人的行情是一天一两”

“真吝啬”

柳次郎回复说。

“啰嗦，你们犯不着担心这个，你们不会被黑木屋雇佣”

膳所突然拔出剑，摆好驾驶，将剑举过头顶。

用真剑分胜负。

“那么我上了”

磐音拔出备前国锻造的大包平，用刀背应对。

“你这混蛋”

膳所眉宇间青筋暴起。

磐音将逆握的剑置于右前方，刀锋朝下。

“我准备好了”

磐音的沉着地说道。

在丰后关前藩的城下开设道场的师傅中户信继如此评价磐音的剑法：“宛如在初春的廊下晒太阳的老猫，似睡似醒，完全没有反应。对手看着他也忘了动手。这正是打瞌睡的磐音的瞌睡剑法。”

磐音从小接受神传一刀流的修业，其后在江户接受佐佐木铃音道场的高强度的训练，得到了道场的认可证书。

人们常说，佐佐木道场的证书抵得过其他道场的许可皆传。

话说回来，经过了佐佐木道场的修业，磐音的瞌睡剑风依然没变。

初看上去，架势懒散不紧张。

膳所三五郎看着磐音说道：“你这混蛋，使得是女人剑法吗”。

他将举着的剑从后向前挥舞，踏步上前，一口气向磐音的眉宇间挥下。

宛如一股春风微微吹过。磐音轻灵的向前踏出一步。同时将剑迎上膳所的招式。

只听乓的一身。膳所的剑招被轻轻弹开。剑从他的手里废了出去，插到了天井的房梁上挂着的轿子里。

“额”

呆立的三所三五郎慌张地将手放到短刀的刀柄上。

身体微蹲。

磐音的剑法突变，宛如一阵旋风。他将剑招从向前挥舞变为向上挥舞，袭向膳所的肩头。

长剑正好停在对手的肩上。

膳所三五郎摔打在地，摊到在地上。

咔擦一声，长剑回鞘。

“好，我雇你了”